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一

宋史三百六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敕修

朱勝非

呂頤浩

范宗尹

范致虛

吕好問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崇寧二年上舍登第靖康元年為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忠部將楊進破敵勝非復還視事踰年詣濟州謁康王言南京為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王即位南京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方非憑敗鼓草



制辭氣嚴重如平時上疏言仁義者天下之大柄中國持之則外夷服而諸夏尊苟失其柄則不免四夷交侵之患國家與契丹結好百有餘年一旦乘其亂弱遠交金人為夾攻計是中國失其柄而外侮所由招也陛下即位宜壹明正始之道思其合於仁義者行之不合者置之則可以攘卻四夷紹復大業矣上嘉之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言蓋為陝西制置使棄師誤國封還貼黃蓋遂罷諫官衛膚敏坐論元祐太后兄子徙官勝非言以外戚故去諫臣非所以示天下二年除尚書右丞時宰執蔭補多濫勝非奏舊制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

恩趙普子弟皆作武臣普再相長子授莊宅使范純仁再相子正平有文行竟死選調章惇予援及特皆高科並為州縣幕職監當惟夏竦子安期累作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王安石薦子雱為崇政殿說書除待制然安期猶有才幹雱猶有學問至蔡京子六人孫四人鄭居中劉正夫子各二人余深王黼白時中蔡卞鄧洵仁洵武子各一人並列從班宣和末諫官疏謂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遷中書侍郎三年上自鎮江南幸留勝非經理未幾命為控扼使已而拜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故事命相進三官勝非特遷五官會王淵簽書樞密

院事兼御營司都統制內侍復用事恣橫諸將不悅於是
苗傅劉正彥與其徒王鈞甫馬柔吉王世脩謀謀淵結宦
官謀反正彥手斬淵分捕中官皆殺之擁兵至行宮門外
勝非趨樓上詰專殺之由上親御樓撫諭傅正彥語頗不
遜勝非乃從皇太后出諭旨傅等請高宗避位太后抱皇
子聽政太后不可傅顧勝非曰今日正須大臣果決相公
何無一言耶勝非還告上曰王鈞甫乃傅等腹心適語臣
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於是太后
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號睿聖宮勝非因請降赦以安傅
等又奏母后垂簾須二臣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有
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而日引傅徒二人上殿以弭其
疑太后語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黃在位事已狼籍矣王鈞
甫見勝非勝非問前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
手殺王淵軍中亦非之勝非因以言撼之曰上皇待燕士
如骨肉那無一人効力者乎人言燕趙多奇士徒虛語耳
鈞甫曰不可謂燕無人勝非曰君與馬參議皆燕中名人
嘗獻策滅契丹者今金人所任多契丹舊人若渡江禍首
及君矣盍早爲朝廷協力乎鈞甫唯唯王世脩來見勝非
諭之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誠能奮身立事從官
豈難得乎世脩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擢世脩爲工部侍

郎傳正彥乞改年號及移蹕建康勝非以白太后因議恐盡廢其請則倉卒變生乃改元明受以詔示世脩曰已從若請矣傳等欲挾上幸徽越勝非諭之以禍福而止傳聞韓世忠起兵取其妻子為質勝非紹傳曰今當啓太后召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君益安傳許諾勝非喜曰二凶負無能為也諸將將至傳等懼勝非因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下詔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學士李邴張守作百官章及太后手詔四月朔勝非率百官詣睿聖宮親掖上乘馬還宮苗傳請以王世脩為叅議勝非曰世脩已為從官豈可復

從軍上既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果浚喜事而踈上曰浚太平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御史中丞張守論勝非不能預防致賊猖獗宜罷不報授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尋除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紹興元年馬進陷江州侍御史沈與求論九江之陷由勝非赴鎮太緩降授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二年呂頤浩薦兼侍讀又薦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侍御史張躋交章論罷之頤浩力引其入再除兼侍讀尋拜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母憂去起復右僕射兼
知樞密院事上吏部七司表今格式一百八十卷時真外
郎江端友請營宗廟議者非之以爲國家期於恢復不常
厥居勝非方主和議遂白上營宗廟于臨安徐俯罷參政
勝非薦胡松年侍御史常同劾松年乃王黼客勝非徒同
左史莫儔謫曲江其家蒼頭奴爲勝非治疽而愈奴爲儔
請得復官姻家劉式嘗言爲兵官獲盜勝非不以付部用
特旨改官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
魏玘亦劾其罪遂罷五年應詔言戰守四事起知湖州引
疾歸勝非與秦檜有隙檜得政勝非廢居者八年卒謚忠

靖勝非張邦昌友壻也始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
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錄其後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
聖躬功居多旣去力薦張浚然李綱罷勝非受黃潛善風
旨草制極言其狂妄再相忌趙鼎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
以制吳玠勝非曰元樞出使豈論此耶蓋因事出鼎而輕
其權人以此少之及著閑居錄亦其私說云

呂頤浩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中進士第父喪家貧
躬耕以贍老幼後爲密州司戶參軍以李清臣薦爲邠州
教授除宗子博士累官入爲太府少卿直龍圖閣河北轉
運副使升待制徽猷閣都轉運使伐燕之役頤浩以轉輸

隨种師道之師至白溝既得燕山郭藥師衆二萬契丹軍
萬餘皆仰給縣官詔以願浩爲燕山府路轉運使願浩奏
開邊極遠其勢難守雖窮力竭財盡以善後又奏燕山河
北危急五事願博議久長之策徽宗怒命褫職貶官而領
職如故尋復焉進徽猷閣直學士金人入燕郭藥師劫願
浩與蔡靖等以降敵退得歸復以爲河北都轉運使以病
辭提舉崇福宮高宗即位除知揚州車駕南幸願浩入見
除戶部侍郎兼知揚州進戶部尚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
金山縱兵焚掠願浩單騎與韓世忠造其壘說之以逆順
遇黨釋甲降進吏部尚書建炎三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南
渡鎮江召從臣問去留願浩扣頭願且留此爲江北聲援
不然敵乘勢渡江事愈急矣駕幸錢塘拜同簽書樞密院
事江淮兩浙制置使還屯京口金人去揚州改江東安撫
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時苗傅劉正彥爲逆逼高宗避位願
浩至江寧奉明受改元詔赦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願浩曰
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
望拯救其肯遽遜位于幼冲乎灼知兵變無疑也願浩即
遣人寓書張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浚亦謂願浩
有威望能斷大事書來報起兵狀願浩乃與浚及諸將約
會兵討賊時江寧士民洵懼願浩乃檄揚惟忠留屯以安

人心且恐苗傅等計窮挾帝繇廣德渡江戒惟忠先爲控
扼備俄有旨召頤浩赴院供職頤浩上言今金人乘戰勝
之威羣盜有蠶起之勢興衰撥亂屬艱難豈容皇帝退
享安逸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
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逐之相持而泣咨以大
計頤浩曰頤浩曩諫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挽幾陷
腥膻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
其言即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爲前軍張浚翼之劉光世爲
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頤浩發平江傳黨託
旨請頤浩單騎入朝頤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
可離傅等恐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頤浩勉勵諸將
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
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苗傅等拒戰頤浩被甲立
水次出入行陳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遁頤浩等以
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朱勝非罷相以頤
浩守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改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車駕幸建康聞金人復入召諸將問移蹕之地頤浩
曰金人之謀以陛下所至爲邊面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
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以無相
乃以韓世忠守鎮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充敗

續上曰事迫矣若何頤浩遂進航海之策初建炎御營使
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
所預頤浩在位尤顯忒趙鼎論其過四年移鼎為翰林學
士吏部尚書鼎辭且攻頤浩章十數上頤浩求去除鎮南
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醴泉觀使詔以頤浩倡義勤王
故從優禮焉奉化賊將璉乘亂為變劫頤浩寘軍中高宗
以頤浩故赦而招之尋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
頤浩請兵五萬屯建康等處又請王瓌巨師古兵自隸將
之鎮而李成遣將馬進圍江州乃駐軍鄱陽會楊惟忠兵
請與俱趨南康遣師古救江州賊衆鏖戰頤浩惟忠失利

師古敗奔洪州頤浩乞濟師討李成高宗曰頤浩奮不顧
身為國討賊羣臣所不及但輕進其失也詔王瓌以萬人
速往策應頤浩復軍左蠡又得閭門舍人崔增之衆萬餘
軍勢復振命瓌增擊賊敗之乘勝至江州則馬進已陷城
矣朝廷命張俊為招討使俊既至遂敗馬進進遁成以餘
衆降劉豫詔以淮南民未復業須威望大臣措置以頤浩
兼宣撫領壽春府滁廬和州無為軍招降趙延壽千分寧
得其精銳五千分隸諸將張琪自徽犯饒州有衆五萬時
頤浩自左蠡班師帳下兵不滿萬人郡人皇駭頤浩命其
將閻臯姚端崔邦弼列陣以待琪犯臯軍臯力戰端邦弼

兩軍夾擊大破之拜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時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城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頤浩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高宗諭頤浩秦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種蠱分職可也二人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爲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爲助欲傾之而擅朝權高宗乃下詔以戒朋黨除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頤浩辟文武士七十餘人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崔增趙延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頤浩次常州延壽軍叛劉光世殲其衆又聞桑仲已死遂不進引疾求罷詔還朝以知紹興府朱勝

非同都督諸軍事頤浩旣還欲傾秦檜乃引勝非爲助給事中胡安國論勝非必誤大計勝非復知紹興府尋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諸房文字黃龜年書行安國以失職求去罷之檜上章乞留安國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燾林待聘樓炤亦論檜黨斥臺省一空遂罷檜相頤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

四百四十一
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
他日難以舉事時盜賊稍息願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平獄
訟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願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
路宣撫之名綱止爲安撫使時李光在江東與願浩書言
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願浩稱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
方審量濫賞願浩時有縱舍左司郎官王罔持不可曰公
秉國鈞不平謂何願浩再秉政凡二年高宗以水旱地震
下詔罪己求言願浩連章待罪高宗一日謂大臣曰國朝
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
也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罪遂罷願浩爲鎮南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宮改特進觀文殿大學士
五年詔問宰執以戰守方略願浩條十事以獻除湖南安
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時郴衡桂陽盜起願浩遣人悉平
之帝在建康除願浩少保浙西安撫制置大使知臨安府
行宮留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八年上將還臨安除少
傅鎮南定江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
行宮留守願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九年金人歸河南
地高宗欲以願浩往陝西命中使召赴行在願浩以老病
辭且條陝西利害謂金人無故歸地其必有意召趣赴闕
旣至以疾不能見乃聽歸未幾卒贈太師封秦國公謚忠

四百二十五
穆頤浩有膽略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之際人倚之爲
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
爲先報復恩讎爲戒頤浩不能用時軍用不足頤浩與朱
勝非初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
大爲東南患云

范宗尹字覺民襄陽鄧城人少篤學工文辭宣和三年上
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大夫王雲使北還言金人必
欲得三鎮宗尹請棄之以紓禍言者非之宗尹罷歸張邦
昌僭位復其職遣同路允迪詣康王勸進建炎元年李綱
拜右僕射宗尹論其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不報出知舒

州言者論宗尹嘗汙僞命責置鄂州既召爲中書舍人遷
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頤浩罷相宗尹攝其位時諸盜
據有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
無事百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
手環視此法之弊今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江北數十
州之地付以兵權俾蕃王室較之棄地夷狄豈不相遠上
從其言授宗尹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
宗尹奏以京畿東西淮南湖北地並分爲鎮授諸將以鎮
撫使爲名軍興聽便宜從事然李成薛慶孔彥舟桑仲輩

起於群盜程興劉位土豪李彥先郭仲威皆潰將多不能
守其地宗尹請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修書營繕應奉
開河免夫獄空之類皆釐正之宣靖執政圍城明受僞命
之人反用赦申雪徐秉哲吳玠莫儔等並量移吳敏王孝
迪耿南仲孫覲蔡懋等並叙復侍郎季陵希宗尹意乞詔
率執於罪累中選貞材實能量付以事沈與求劾陵因及
宗尹宗尹求去上為罷與求宗尹乃復視事初宗尹延對
詳定官李邦彥特取旨寘宗尹乙科宗尹德之贈邦彥觀
文殿大學士樞密院副都承旨闕宗尹擬邢煥藍公佐辛
道宗三人煥戚里公佐管客省道宗不知兵人以此咎宗
尹密院計議官王侂結公佐宗尹請除侂為宗正丞侍御
史張延壽劾之上罷侂紹興元年二月辛巳日有黑子宗
尹以輔政無狀請免上不許魏滂為江東通判諫官言其
貪盜官錢滂遂罷李弼孺領營田諫官言其媚事朱勳弼
孺亦罷二人皆宗尹所薦台州守臣晁公為儲峙豐備論
者以為擾民宗尹陰佑之會公為妻受囚金事覺上罷公
為宗尹不自安時明堂覃恩宗尹請舉行討論之事上手
劄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歛怨士大夫始宗尹建此議秦檜
力贊之及見上意堅反擠宗尹上亦惡其與辛道宗兄弟
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落職未幾命知温州退居天

四百二十五
台卒年三十七宗尹有才智當北敵肆行之衝毅然自任
建議分鎮以是得相位然其置帥多授劇盜又無總率統
屬且不遣援不通餉故諸鎮守鮮能久存者及爲政多私
屢爲議者所詆云

范致虛字謙叔建州建陽人舉進士爲太學博士鄒浩以
言事斥致虛坐祖送獲罪停官徽宗嗣位召見除左正言
出通判郢州崇寧初以右司諫召道改起居舍人進中書
舍人蔡京建請置講議司引致虛爲詳定官議不合改兵
部侍郎自是入處華要出典大郡者十五年以附張商英
貶通州政和七年復官入爲侍讀修國史尋除刑部尚書

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致虛在講議司延康殿學士劉昺嘗
乘蔡京怒擠之後王家坐妖言繫獄事連昺論死致虛爭
之昺得減竄士論賢之遷尚書右丞進左丞母喪踰年起
知東平府改大名府入見時朝廷欲用師契丹致虛言邊
隙一開必有意外之患宰相謂其懷異致虛乞終喪從之
免喪知鄧州改河南府中人規景華苑欲奪故相富弼園
宅致虛言弼和戎有大功使朝廷享百年之安乃不保數
畝之居邪弼園宅得不取復移鄧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帝
方好老氏致虛希時好營飾道宇賜名鍊真宮靖康元年
召赴闕道除知京兆府時金人圍太原聲震關中致虛修

戰守備甚力朝廷命錢蓋節制陝西除致虛陝西宣撫使
金人分道再犯京師詔致虛會兵入援錢蓋兵十萬至穎
昌聞京師破而遁西道總管王襄南走致虛獨與西道副
總管孫昭遠合兵環慶帥臣王似熙河帥臣王倚以兵來
會致虛合步騎號二十萬以右武大夫馬昌祐統之命杜
常將民兵萬人趨京師夏俶將萬人守陵寢有僧趙宗印
者喜談兵席益薦之致虛以便宜假官俾充宣撫司參議
官兼節制軍馬致虛以大軍遵陸宗印以舟師趨西京金
人破京師遣人持登城不下之詔以止入援之師致虛斬
之初金人守潼關致虛奪之作長城起潼關迄龍門所築
僅及肩宗印又以僧爲一軍號尊勝隊童行爲一軍號淨
勝隊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宗印宗印徒大言實未嘗
知兵至是宗印舟師至三門津致虛使整兵出潼關金守
臣高世由謂其帥粘罕曰致虛儒者不知兵遣斥候三千
自足殺之致虛軍出武關至鄧州千秋鎮金將婁宿以精
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半杜常夏俶先遁致虛斬之孫
昭遠王似王倚等留陝府致虛收餘兵入潼關方致虛之
鼓行出關也裨將李彥仙曰行者利速多爲支軍則舍不
至淹敗不至覆若衆群聚而出敵澀一蹴於險則皆潰矣
致虛不聽遂底于敗高宗即位言者論其逗撓不進徒知

鄧州尋加觀文殿學士復知京兆府致虛力辭而薦席益
李彌大唐重自代詔以重守京兆致虛復知鄧州次年宗
印領兵出武關與致虛合會金將銀朱兵壓境致虛遁宗
印兵不戰走轉運使劉汲力戰死焉致虛坐落職責授安
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高宗幸建康召復資政殿學士
知鼎州行至巴陵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呂好問字舜徒侍講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初治黨事
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兩監東嶽廟司揚州儀曹時蔡卞
爲帥欲扳附善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不得親
及卞得政當時掾屬扳擢略盡獨好問留滯卞諷之曰子

少親我即階顯列矣好問笑不答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
司諫諫議大夫擢御史中丞欽宗諭之曰卿元祐子孫朕
特用卿令天下知朕意所嚮先是徽宗將內禪詔解黨禁
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害其事莫
肯行好問言時之利害政之闕失太上皇詔旨備矣雖使
直言之士抗疏論列無以過此願一一施之而已又言
陛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發號施令有求治之言逮今
半載治效逾逸良由左右前後不能推廣德意而陛下過
於容養臣恐淳厚之德變爲頹靡且今不盡革京貫等所
爲太平無由可致欽宗鄉納好問疏蔡京過惡乞投海外

黜明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
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等除青苗之令湔
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疏十上每奏對帝雖當食輒使
畢其說時金人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
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
今邊事經畫旬月不見施設臣僚奏請皆不行下此臣所
深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
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
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
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
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

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欽宗憫其
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
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
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
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傳梅執禮侍
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傳
呵之宣以語侵傳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
上以出誠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
邪宣誣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帝再幸金營好問

寔從帝既留遣好問還尉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為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爾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俠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既繫銜仍行舊職時邦昌雖不改元而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吳玠莫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垂拱殿好問曰宮省故吏驟見御正銜必將憤駭變且不測奈何邦昌矍然止王時雍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乃先赦城中始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聞即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即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邪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將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董統之可也好問曰

勅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
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
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即位太后
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
也除尚書右丞丞相李綱以群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
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舍垢繩以峻法懼者衆
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汙偽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
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贖帛書具道京師內外之事金
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
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
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園賫書於陛下疏入除資政
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宮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
桂州子本中揆中弼中用中忱中孫祖謙祖儉本中祖謙
祖儉別有傳

論曰朱勝非呂頤浩處苗劉之變或巽用其智或震奮其
威其於復辟討賊之功固有可言矣然李綱趙鼎當世之
所謂賢者而勝非頤浩視之若水炭然其中之所存果何
如哉范宗尹忍於汙張邦昌之僞命而誣李綱以震主之
威何其繆於是非也范致虛佞附權臣大誼已失其總勤
王之師輕而寡謀以底于敗宜哉若呂好問處艱難之際

其跡與宗尹同而屈已就事以規興復亦若勝非之處苗
劉其心有足亮云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一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二

宋史三百六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李光

許翰

許景衡

張慤

張所

陳禾

蔣猷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童穉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
間鶴其與吾門乎親喪哀毀如成人有致賻者悉辭之及
葬禮皆中節服除遊太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開化令
有政聲召赴都堂審察時宰不悅處以監當改秩知平江

府常熟縣朱勔父冲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僮冲怒風部
使者移令吳江光不為屈改京東西學事司管勾文字劉
安世居南京光以師禮見之安世告以所聞於温公者曰
學當自無妄中入光欣然領會除太常博士遷司封首論
士大夫諛佞成風至妄引荀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杜
塞言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為妖沴王黼惡之令部注桂州
陽朔縣安世聞光以論事貶貽書偉之李綱亦以論水災
去國居義興光伺于水驛自出呼曰非越州李司封船乎
留數日定交而別除司勳員外郎遷符寶郎郭藥師叛光
知徽宗有內禪意因納符謂知樞密院蔡攸曰公家所為
皆拂衆心今日之事非皇太子則國家俱危攸矍然不敢
為異欽宗受禪擢右司諫上皇東幸憮人間兩宮光請集
議奉迎典禮又奏東南財用盡於朱勔西北則用困於李
彥天下根本之財竭於蔡京王黼名為應奉實入私室公
家無半歲之儲百姓無旬日之積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
通知兵民財計與戶部量一歲之出入以制國用選吏考
核使利源歸一金人圍太原援兵無功光言三鎮之地祖
宗百戰得之一旦舉以與敵何以為國望詔大臣別議攻
守之策仍間道遣使檄河東北兩路盡起強壯策應首尾
掩擊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安石之學詔榜廟堂光又

言祖宗規摹宏遠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人主制法而
不當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
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
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福蔡攸欲以扈衛上皇行宮因緣
入都光奏攸若果入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屬車之
塵臣坐不預言之罪望早點責時已葺擴景園爲寧德宮而
太上皇后乃欲入居禁中光奏禁中者天子之宮正使陛下
欲便溫清奉迎入內亦當躬稟上皇下有司討論典禮乃下光
章使兩宮臣奏知於是太上皇后居寧德宮金人逼京城
士大夫委職而去者五十二人罪同罰異士論紛然光請
付理寺公行之太原圍急奏乞就委折彥質盡起晉絳磁
隰潞威勝汾八州民兵及本路諸縣弓手俾守令各自部
轄其土豪士人願爲首領者假以初官應副器甲協力赴
援女真劫質親王以三鎮爲辭勢必深入請大修京城守
禦之備以伐敵人之謀又言朱勔託應奉脅制州縣田園
第宅富擬王室乞擇清強官置司追攝勔父子及奉承監
司守令如胡直孺盧宗原陸寘王仲閔趙霖宋晦等根勘
驅磨計資沒入其強奪編戶產業者還之李會李擢復以
諫官召光奏蔡京復用時會擢迭爲臺官噤不發一語金
人圍城與白時中李邦彥專主避敵割地之謀時中邦彥

坐是落職而會擢反被召用復預諫諍之列乞寢成命不報光丐外亦不報彗出寅良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監汀州酒稅高宗即位擢秘書少監除知江州未幾擢侍御史皆以道梗不赴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時范瓊將過軍光先入視事瓊至則開門延勞留三日而去無敢譁者光以宣密邇行都乃繕城池聚兵糧籍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揀軍又柵險要二十三所謹戍之釐城止為十地分分巡內外晝則自便夜則守城有警則戰苗祖歲輸邑者悉命輸郡初謹言不便及守城之日贍軍養民迄賴以濟事聞授管內安撫許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杜充以建康降金人奪馬家渡御營統制王瓌王珉素不相能至是擁潰兵砦城外索闔光親至營諭以先國家後私讎之義皆感悟解去時奔將散卒至者光悉厚貲給遣有水軍叛于繁昌逼宣境即遣兵援擊出賊不意遂宵遁進右文殿修撰光奏金人雖深入江浙然違天時地利臣已移文劉光世領大兵赴州併力攻討乞速委宣撫使周望約日水陸並進潰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蕪湖兩邑間光招諭

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使者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
見過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無犯他日舟過繁昌或給
之曰宣境也乃掠北岸而去劇盜戚方破寧國縣抵城下
分兵四擊光募勇敢劫之賊驚擾自相屠蹂朝廷遣統制
官巨師古劉晏兼程來援賊急攻朝京門纜竹木爲浮梁
以濟須臾軍傳城列砲具立石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揭之
砲至即反墜不能傷取桎木爲撞竿倚女墻以禦對樓賊
引却劉晏率赤心隊直擣其砦賊陽退晏追之伏發遇害
師古以中軍大破賊賊遁去初戚方圍宣與其副並馬巡
城指畫攻具光以書傳失射其副馬前言戚方窮寇天誅
必加汝爲將家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得爲備
而援師至矣嘗寘匕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
若使人取匕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無落賊手除徽猷閣
待制知臨安府紹興元年正月除知洪州固辭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除知婺州甫至郡擢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
黨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扶顛爲己任駐
蹕會稽首尾三載自去秋迄今敵人無復南渡之意淮甸
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爲限制惴惴焉日爲乘桴浮
海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保江浙劉
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并冀兗豫司雍諸州未嘗陷沒也

石季龍重兵已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狄如今日也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爲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磯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蓆之場或碕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時有詔金人深入諸郡守臣相度或守或避今得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社稷之重固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是誘之遁也願追寢前詔上欲移蹕臨安被旨

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戶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擢節不擾而辦奏蠲減二浙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戚方以管軍屬節制甚懼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公昔爲盜某爲守分當相直今俱爲臣子當共勉力忠義勿以前事爲疑方謝且泣兼侍讀因奏金人內寇百姓失業爲盜賊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成北走羣盜離心儻因斯時顯用一二酋豪以風厲其黨必更相效慕以次就降擢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父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假道至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稟成筭

石季龍重兵已至歷陽命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狄如今日也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爲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莫如建康建康至姑熟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礪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餘皆蘆蓀之場或碇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莫若預於諸隘屯兵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旁近鄉兵協力守禦乞明詔大臣參酌施行時有詔金人深入諸郡守臣相度或守或避今得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社稷之重固當存亡以之若預開遷避之門是誘之遁也願追寢前詔上欲移蹕臨安被旨

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戶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搏節不擾而辦奏蠲減二浙積負及九邑科配以示施德自近之意戚方以管軍屬節制甚懼拜庭下光握手起之曰公昔爲盜某爲守分當相直今俱爲臣子當共勉力忠義勿以前事爲疑方謝且泣兼侍讀因奏金人內寇百姓失業爲盜賊本非獲已尚可誠感自李成北走羣盜離心儻因斯時顯用一二酋豪以風厲其黨必更相效慕以次就降擢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父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假道至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稟成筭

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
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爲宣撫使時太平州卒陸
德囚守臣據城叛光多設方略盡擒其黨秦檜旣罷呂頤
浩朱勝非並相光議論素與頤浩不合言者指光爲檜黨
落職奉祠尋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除顯謨閣直學士移
守平江除禮部尚書光言自古創業中興必有所因而起
漢高因關中光武因河內駐蹕東南兩浙非根本所因之
地乎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百姓失業乞選臺諫察實以聞
兼比歲福建湖南盜作范汝爲楊么相挺而起朝廷發大
兵誅討殺戮過當今諸路旱荒流丐滿路盜賊出入宜選
良吏招懷撫納責諸路監司按貪贓恤流殍議臣欲

四川交子法於江浙光言有錢則交子可行今已謂椿辦
若干錢行若干交子此議者欲朝廷欺陛下使陛下異時
不免欺百姓也若已椿辦見錢則目今所行錢關子已是
通快何至紛紛其工部鑄到交子務銅印臣未敢給降除
端明殿學士守台州俄改温州劉光世張俊連以捷聞光
言觀金人布置必有主謀今已據東南形勢敵人萬里遠
來利於速戰宜戒諸將持重以老之不過數月彼食盡則
勝筭在我矣除江西安撫知洪州兼制置大使擢吏部尚
書踰月除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藉光名

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除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
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爲宣撫使時太平州卒陸
德囚守臣據城叛光多設方略盡擒其黨秦檜旣罷呂頤
浩朱勝非並相光議論素與頤浩不合言者指光爲檜黨
落職奉祠尋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除顯謨閣直學士移
守平江除禮部尚書光言自古創業中興必有所因而起
漢高因關中光武因河內駐蹕東南兩浙非根本所因之
地乎自冬及春雨雪不已百姓失業乞選臺諫察實以聞
兼比歲福建湖南盜作范汝爲楊么相挺而起朝廷發大
兵誅討殺戮過當今諸路旱荒流丐滿路盜賊出入宜選

良吏招懷撫納責諸路監司按貪贓恤流殍議臣欲

四川交子法於江浙光言有錢則交子可行今已謂椿辦
若干錢行若干交子此議者欲朝廷欺陛下使陛下異時
不免欺百姓也若已椿辦見錢則目今所行錢關子已是
通快何至紛紛其工部鑄到交子務銅印臣未敢給降除
端明殿學士守台州俄改温州劉光世張俊連以捷聞光
言觀金人布置必有主謀今已據東南形勢敵人萬里遠
來利於速戰宜戒諸將持重以老之不過數月彼食盡則
勝筭在我矣除江西安撫知洪州兼制置大使擢吏部尚
書踰月除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欲藉光名

鎮壓上意不欲用光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
遂用之同郡楊煒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尊官墮黷虜姦
計隳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爲自治之計旣而
檜議徹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
不可恃備不可徹檜惡之檜以親黨鄭億年爲資政殿學
士光於榻前面折之又與檜語難上前因曰觀檜之意是
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
明日光去高宗曰卿昨面叱秦檜舉措如古人朕退而
歎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光曰臣與宰相爭論不可
留章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改提舉臨安府洞
霄宮十一年冬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責授建寧軍
節度副使瓊州安置越四年移瓊州居瓊州八年仲子孟
堅坐陸升之誣以私撰國史獄成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
賦詩倡和譏訕朝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
八十筆力精健又三年始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
住至江州而卒孝宗即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諡莊簡孟傳
字文授光幼子也光南遷之日才六歲以光遺表恩累官
至太府丞韓侂胄願見之孟傳曰行年六十去計已決不
敢聞也由是出知江州以朝請大夫直寶謨閣致仕卒年
八十有磐溪詩二十卷文藁三十卷宏辭類藁十卷左氏

說十卷讀史十卷雜誌十卷博學多聞持身甚嚴時推能
世其家

許翰字崧老拱州襄邑人中元祐三年進士第宣和七年
召爲給事中爲書抵時相謂百姓困弊起爲盜賊天下有
危亡之憂願罷雲中之師修邊保境與民休息高麗入貢
調民開運河民間騷然中書舍人孫傳論高麗於國無功
不宜興大役傳坐罷翰謂傳不當黜時相怒落職提舉江
州太平觀靖康初復以給事中召時金人攻京師甫退翰
造闕即日賜對除翰林學士尋改御史中丞上疏言邊事
因陳決勝之策張邦昌爲太宰翰上疏力爭之种師道罷

爲中太一宮使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山西士卒人人
信服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
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
之功自呂望以來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以古揆今師
道雖老可用也且謂金人此行存亡所係令一大創使失
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
憂宜起師道邀擊之上不能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
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學士知亳州坐言者落職提舉
南京鴻慶宮高宗即位用李綱薦召復延康殿學士既至
拜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時建炎大變之後河北山東

大盜李成孔彥舟等聚衆各數十萬皆以勤王爲名願得張所爲帥所爲御史嘗論黃潛善姦邪不可用由此得罪李綱爲相乃以所爲河北等路招撫使率成等衆渡河號召諸路爲興復計潛善力沮之宗澤論車駕不宜南幸宜還京師且詆潛善等潛善請罷澤翰極論以爲不可李綱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高宗未許時潛善奏誅陳東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者落職紹興元年召復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辭不至二月復資政殿學士三年五月卒贈光祿大夫翰通經術正直不撓歷事三朝致位政府徒以黼攸潛善輩薰蕕異味橫遭口語志卒不展綱雖力引之不旋踵去翰亦斥逐而死所著書有論

語解春秋傳

許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登元祐九年進士第宣和六年召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是時王黼蔡攸用事景衡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院亦久闕雖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本兵之地各有攸屬安可久虛其位願博採公議遴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遂大忤黼意朝廷用童貫爲河東北宣撫使將北伐景衡論其貪

繆不可用者數十事不報時睦寇平江浙郡縣殘燬而茶鹽比較之法如故景衡奏茶鹽之法當以食之衆寡爲歲額之高下今收復之後戶版半耗民力蕭然而茶鹽比較不減於昔民欲無困得乎奏上詔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比較賊平日仍舊朝廷旣興燕雲之師調度不繼誅求益急景衡奏財力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負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寅緣僥倖干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極論和買和糴鹽法之害不報會知洋州吳巖夫以私書抵執政子道景衡之賢因從子壻符

寶卽周離亨以達離亨繆以其書誤致王黼黼用是中景衡逐之欽宗卽位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遷中書舍人侍御史李光正言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爲辨白坐落職予祠高宗卽位以給事中召旣至除御史中丞宗澤爲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其短欲逐去之景衡奏曰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之爲尹威名政事卓然過人雖不識其人竊用歎慕臣以爲去冬京城內有赤心爲國如澤等數輩其禍變未至如是之酷今若較其小短不顧盡忠徇國之節則不怨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識搢紳中威名政

事有加於澤者乎疏入上大悟封以示澤澤乃安杭州叛卒陳通作亂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降之請授以官景衡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賞罰倒置莫此為甚卒奏罷之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間極論潛善伯彥以景衡異已共排沮之或言正二月之交乃太一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高宗以問景衡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一之有初李綱議建都以關中為上南陽次之建康為下綱既相遂主南陽之議景衡為中丞奏南陽無險阻且密邇盜賊漕運不繼不若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潛善等傾綱使去南陽之議遂格至是謀報

金人攻河陽汜水景衡又奏請南幸建康已而有詔還京罷景衡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至瓜洲得暍疾及京口卒年五十七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建炎初李綱議幸南陽宗澤請還京景衡乃請幸建康黃潛善等素惡其異已暨車駕駐揚州怵於傳聞不得已下還京之詔遂借渡江之議罪之斥逐而死既沒高宗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詔賜景衡家溫州官舍一區

張慤字誠伯河間樂壽人登元祐六年進士第累遷龍圖閣學士計度都轉運使高宗為兵馬大元帥募諸道兵勤

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即元師府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關
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高宗器重之命以便宜權大名
尹兼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慤初聞二帝北行率副總
管顏歧等三上牋勸進最後慤上書極論中原不可一日
無君高宗爲之感悟建炎改元召爲戶部尚書除同知樞
密院事措置戶部財用兼御營副使建言三河之民怨敵
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依唐人澤潞
步兵雄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
抗敵謂之巡社爲法精詳前此論民兵者莫及也詔集爲
書行之遷尚書左丞官至中書侍郎慤善理財論錢穀利
害猶指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節然論議可否不形辭色
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謚忠穆上每念之謂慤謀國盡忠遇
事敢諫古之遺直也

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第歷官爲監察御史高宗即位遣所
按視陵寢還上疏言河東河北天下之根本昨者誤用姦
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至今無不扼
擊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不則兩河兵民無所係望陛
下之事去矣且論還京師有五利謂國之安危在乎兵之
強弱將相之賢不肖不在乎都之遷不遷又條上兩河利
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

政乃罷所御史改兵部郎中尋責所鳳州團練副使江州
安置後李綱入相欲薦所經略兩河以其嘗言潛善故難
之一日與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
又以狂言抵罪不得已投拭用之使爲招撫冒死立功以
贖過不亦善乎潛善許諾乃借所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
使賜內府錢百萬緡給空名告千餘道以京西卒三千爲
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見條上利
害上賜五品服遣行命直祕閣王圭爲宣撫司參謀官佐
之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
是且言自置招撫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

帥司李綱言張所今留京師招集將佐尚未及行益謙何
以知其優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故置司招撫
因其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乎今京東西羣盜公
行攻掠郡縣亦豈招撫司過耶時方艱危朝廷欲有所經
理益謙小臣乃以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命益謙
分析命下樞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
伯彥爭於上前伯彥語塞所方招來豪傑以王彥爲都統
制岳飛爲準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朝廷以王圭代之所落
直龍圖閣嶺南安置卒于貶所子宗本以岳飛奏補官
陳禾字秀實明州鄞縣人舉元符三年進士累遷辟雍博

士時方以傳注記問爲學未始崇尚義理黜抑浮華入對
契旨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蔡京遣酷吏李孝壽窮治
章綖鑄錢獄連及士大夫甚衆未奏免孝壽京子儵爲太
常少卿何執中婿蔡芝爲將作監皆疏其罪罷之天下久
平武備寬弛東南尤甚未請增戍繕城壁以戒不虞或指
爲生事格不下其後盜起人服其先見遷左正言俄除給
事中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御史中丞盧航表
東爲姦搢紳側目未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
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拜命首抗疏劾貫復劾
經臣怙寵弄權誇衒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

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
黜幽陟明天子大權奈何使宦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
臣此塗一開類進者衆國家之禍有不可遏願亟竄之遠
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未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
正言碎朕衣矣未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
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
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
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愬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
祥語盧航奏未狂妄謫監信州酒遇赦得自便還里初陳
瓘歸自嶺外居于鄞與未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

告京罪執詣闕權亦就逮經臣泣其獄檄禾取證禾答以
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其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豈可
以死易不義邪願得分賢者罪遂坐權黨傳官遇赦復起
知廣德軍移知和州尋遭內艱服除知秀州王黼新得政
禾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黼聞
而銜之禾兄秉時爲壽春府教授禾侍兄官居適童貫領
兵道府下謁不得入餽之不受貫怒歸而譖之上曰此人
素如此汝不能容邪久之知舒州命下而卒贈中大夫謚
文介禾性不苟合立朝挺挺有風操有易傳九卷春秋傳
十二卷論語孟子解各十卷

蔣猷字仲遠潤州金壇縣人舉進士政和四年拜御史中
丞兼侍讀有直聲嘗論士風浮薄廷臣伺人主意承宰執
風旨向背以特立不回者爲愚共嗤笑之此風不可長輔
臣奏事殿上雷同唱和略無所可否非論道獻替之禮內
侍省不隸臺察紊元豐官制楊戩不當除節度使趙良嗣
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內侍省且詔自今無
得規圖節鉞又疏孟昌齡徐鑄等姦狀遷兵部尚書兼禮
制局詳議官七年知貢舉改工部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
學士知婺州明年請祠歸宣和末召爲刑部尚書兼資善
堂翊善靖康初奉上表起居太上皇帝於淮陰且特詔貶

童貫猷奏貫得罪天下願黜遠之太上以爲然亟令宣詔
趣貫赴貶所遂奉太上還京移兵部尚書累官正議大夫
引疾授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卒贈特進
論曰夫拯溺拯焚之際必以任人爲急靖康建炎之禍變
亦甚於焚溺矣當時非乏人才也然而國耻卒不能雪者
豈非任之之道有所未至歟夫以李光之才識高朗所至
有聲許翰許景衡之論議剴切張慤之善理財張所之習
知河北利害皆一時之雋也是數臣者使其言聽計從不
爲讒邪所抑得以直行其志其效宜可待也然或斥遠以
死或用之不竟其才世之治亂安危雖非人力所爲君子
於此則不能無咎於時君之失政焉蔣猷歷仕五朝當建
炎初避地而終則無足稱也陳禾引裾盡言有古諫臣之
風其行事在宣和之前孝宗以後乃加褒謚云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二

Large stylized watermark or seal, possibly reading '圖書' (Library/Book).

Handwritten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